



神秘帝国



【艾森豪威尔、中情局背后的
美国空间大战隐秘史】



[美] 菲利普·塔布曼 著
郝妍 张瑞真 译 王承教 审校

SECRET EMPIRE

哈尔滨出版社

神秘帝国

——艾森豪威尔、中情局背后的美国空间大战隐秘史

[美] 菲利普·塔布曼 Philip Taubman 著
郝妍 张瑞真 译
王承教 审校

◆ 哈尔滨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黑版贸审字 08-2004-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帝国:艾森豪威尔、中情局背后的美国空间大战隐秘史/
[美]塔布曼著.郝妍.张瑞真译.王承教审校,一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9

ISBN 7-80699-311-8

I. 神… II. ①塔… ②王… III. 外层空间战-战争史-美国-当代 IV. E 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030 号

Secret Empire: Eisenhower, the CIA, and the hidden story of America's space espionage by Philip Taubma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Simon & Schuster

ISBN 0-684-85699-9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2004 by Harbin Publishing House/Hot - Rightson Consult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责任编辑:戴淮明 关力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神秘帝国

艾森豪威尔、中情局背后的美国空间大战隐秘史

[美]菲利普·塔布曼 著

郝妍 张瑞真 译 王承教 审校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86225161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311-8/E·6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前 言

1995年5月23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那次集会可能被人误以为是一次校友会。几百名参与者,其中大部分是已到退休年龄的老人,他们深情地缅怀过去,相互回忆工作经历。但他们所谈论的内容与学校并无任何瓜葛。而且,他们的谈论引起了来宾们对政府已解密的一项绝密的间谍计划的兴趣,这项计划的产物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侦察卫星。参与了第一颗卫星设计、制造、发射的工程师、科学家、商人、前政府官员在这个美好的春天聚集在华盛顿大学。由于这项计划的紧张性和机密性,许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参与者在这项计划解密前从未谋面,有些人甚至从没看到过卫星在距地球100英里外的太空拍摄到的前苏联军事基地、造船厂、军事工厂等不可思议的照片。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突然得以公开,使这些老人意兴高涨,他们一直聊到深夜。这些人明白,他们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将被铭记史册。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自认为面临着最严峻的军事威胁:苏联随时可发动针对美国的突然核袭击。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领导下,科技界和工业界的精英组建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群体,设计建造新型的侦察飞机和卫星,以便及时掌握铁幕外苏联的军事实力及对可能会发生的突袭作出预警。这本书正是这些先锋者及其业绩的编年史,它讲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军事侦察实现从低空到平流层再到外太空这一迅疾转变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以及所遭遇到的灰色挫折。

翻阅这段尘封的美国历史,我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了解到一系列事件,是这些人物和事件改变了原先的侦察模式,并借此令人骄傲地改善了美国的安全环境,甚至惠及今天。最早的卫星构成了美国太空体系的基础,这些卫星至今仍在服役,从事情报收集和战争指挥,在海湾战争中,它们可以指挥战机、火箭、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本书将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吻,讲述在一个至少不比今天更安全的时代,这是美国面临来自一个新生的强大对手威胁的时代,而起初,我们对所谓的苏联的威胁缺少确切的了解,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度恐慌。我们不知道克里姆林宫正在制造多少

战机和火箭,我们只能假定这一数字正在不断变大,其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增强。面对这种威胁,当时似乎只有冒着美国经济、制造业崩溃的风险,集中国家的财力,建设前所未有的庞大而昂贵的防御设施这一条出路。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当时美国的经济和制造业都处于防守状态。由于对新的侦察技术的研发缺乏必要的智力、财力支持,这条单纯的防御措施让整个美国如履薄冰。

回首艾森豪威尔时代,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当时的综合环境激励并促成了防御设施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是否可在今日重现这种环境,以应对当下新的威胁尚不得而知。

尽管艾森豪威尔在其任期内(1953-1961)经常被描述为领导不力,但我发现,在军事和科技方面,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极富远见的领袖。在这些领域,他决策果断,思想开放,崇尚科学,对五角大楼的墨守陈规和顽固的官僚主义作风也表现出相当的谨慎。他还在任期内不断尝试新的防御技术,为此他不惜多次推翻内阁成员的提案,甚至华盛顿方面包括军队设施在内的已成文的规定。面对新项目在试验开发阶段遇到的种种挫折,他也从不退缩。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一大批具有巨大威慑力的新型侦察体系和武器先后出现,其中包括侦察飞机和卫星、核潜艇、航空母舰、洲际导弹及与其配套的核弹头。总而言之,这是一座防历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九位总统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与大多数接任者不同,艾森豪威尔十分重视那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他主动邀请他们到他的办公室各抒己见,畅谈各自的科研发展规划,并对他们的谈话抱有极大的热忱。每逢五角大楼或其他政府部门不能提出,或未能对科学家们的创造性建议给予足够重视的时候,以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士·R. 克利安,和即时摄影的发明者埃德温·赫伯特·兰德为首的科学家们就开始尽力说服艾森豪威尔去关注他们所提出的非常规的建议,如外表笨拙的U-2侦察机和实用的可摄像侦察卫星等。这种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的通力协作一直延续到肯尼迪政府执政时期,遗憾的是自越南战争后,这种协作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艾森豪威尔总喜欢把一些侦察项目,甚至是涉及到飞机和火箭之类的项目,交给中央情报局主管,在他看来,五角大楼反应迟钝且保密性差,即便是一个退休的五星级上将也能轻易获知其中的内幕。而且,作为二战的欧洲战区最高统帅和民族英雄,他也有足够的影响力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制造侦察飞机和间谍卫星中的领导地位。当然,这些项目的实施也离不开空军部队的支持,包括由

最高司令提供的维持项目运作的贷款。即便如此,就自身而言,军方人员的官僚主义和一贯的谨慎也会让他们难以接受那些打破常规的新的科学技术。

尽管当时的中央情报局主管艾伦·杜勒斯一向缺乏科技头脑,艾森豪威尔与中央情报局却因有着共同的目标不谋而合,成为一对好搭档。自白宫明确表示由其负责侦察飞机和卫星起,中央情报局就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在因支持1961年针对古巴的“猪湾事件”而声名远播的小理查德·M.比塞尔的指导下,中央情报局卓有成效地领导和管理了这些先进的科技项目。按今天的标准,比塞尔很可能会因缺少行政约束和对承建商如洛克希德和通用电气的有效管理而以失败告终。比塞尔的管理模式没有条条框框、繁文缛节和严格的结算程序,这显然与当前的委员会核算模式背道而驰,但却始终运作顺利,而且还在该模式下,超前低预算完成了U-2侦察机的研制工作。而那些承建商和今天的相比,也显得更灵活和更有创意。

令人遗憾的是,艾森豪威尔时期不断涌现的侦察技术革新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新浪潮都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在90年代延续下去。否则,新技术将完全能够帮助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穆罕默德·阿塔(“9·11”劫机者之一)和其同伙袭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时,对他们进行目标导向追踪。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方面之所以对本·拉登毫无警觉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多年来过分依赖间谍卫星和其他精密武器。而事实证明,这些用来追踪苏联导弹和坦克设施的机器对于监控恐怖主义分子的阴谋并无用武之地。同时,建造和操作卫星耗费了大量情报预算资金,这就使得传统的间谍活动经费显得日益紧张,其中包括用于维持那些有机会揭穿恐怖组织阴谋的经验丰富的国际特种部队人员的日常开销。而在间谍卫星周围成长起来的大规模的情报组织,也因内部官僚主义的宗派斗争和各自为政的情报传送部门互相掣肘而显得举步维艰,无力集中分析不同部门所搜集到的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各种信号。

我对间谍卫星的发展及功能的兴趣是在1979年被《纽约时报》派去采访中央情报局及其他部门时产生的。有一天,我接到卡特政府的一位内部官员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韩国总统朴正熙在当天的一次血腥的军事政变中被暗杀了。我随即查看新闻报道,但却一无所获,甚至连当时在汉城派有记者的《泰晤士报》也未收到任何消息。作为一个情报记者中的新手,我开始怀疑自己

发错了信号。但不久,报社开始征集到三四条已被证实的有关此事的新闻报道。几个小时后,暗杀事件才通过电报传递开来。

后来我才知道,起初我收到的那条暗杀消息是通过美国的精密探听器从韩国军事联络渠道中拦截下来的,这些情报一到华盛顿便告知了卡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几个月过去了,随着我对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的了解,我逐渐发现,间谍卫星和其他技术设施在搜集重要情报和数据上具有极大的优势。1979年,苏联军队意欲入侵阿富汗,在边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行动就是被间谍卫星侦察到的。1980年12月,苏联军队准备大举进军波兰时,间谍卫星传送的照片再次对华盛顿敲响了警钟。我曾获悉有关美国数据收集系统的一些敏感信息,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就立即要求《泰晤士报》暂缓发布,这项请求被我们称做是避免暴露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计划。当时甚至连美国拥有间谍卫星的事实也被视为国家机密,至于指挥这些间谍卫星的机构——国家侦察局直到1992年才被公开。

随着对间谍卫星和其他配套系统以及它们超越传统的间谍模式的了解,我开始有了寻根溯源的念头,而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缘由。

今日的美国正在努力寻求新的追踪敌人动向的方法,借此消除威胁国家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这或许可以从艾森豪威尔时期找到一些实用的准则。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对侦察事业的极度追求,就是要克服导致国家易受攻击的可怕的盲目性,战胜对破坏美国社会安定具有潜在威胁的恐惧心理,而这些他都成功地做到了。

前 言 / 1

第一部分 重新想像的侦察 1946—1954

- 第一章 与困难赛跑 / 2
- 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 / 24
- 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 / 39
- 第四章 无所不能 / 49
- 第五章 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 / 58

第二部分 新式侦察机翱翔天际 1954—1956

- 第六章 命中注定的任务 / 78
- 第七章 纸飞机 / 88
- 第八章 初露锋芒 / 103
- 第九章 勇敢地追逐 / 117

第三部分 跃入太空 1956—1976

- 第十章 实用主义 / 142
- 第十一章 创造科洛纳 / 155
- 第十二章 埋头苦干 / 177
- 第十三章 心力交瘁 / 199
- 第十四章 返回舱安全返回 / 222
- 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 精益求精 / 244

后 记 / 266

目 录

secret empire 神秘帝国

第一部分 重新想像的侦察

1946-1954

第一章 与困难赛跑

哈尔·奥斯汀一直以为：他会驾驶美国战斗机飞入苏联领空。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首次飞行将是极不体面的，这两个城市有可能在美国核攻击中化为灰烬。这并非核战争狂式的幻想，这是他的工作性质。

作为 SAC（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名侦察机飞行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若冷战达到白热化，依常规，他将是首批驾轰炸机飞入莫斯科的美军飞行员之一，并用大功率照相机拍摄地面的破坏状况。不管驻营何处，奥斯汀每周都会谨慎地回顾自己受命于紧急作战命令 SAC 的角色（紧急作战命令是假设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几个小时中 SAC 军事行动的绝密计划）。虽然每日的工作只是训练其他飞行员、教授他们飞行技巧，奥斯汀明白他的最终任务——驾机穿越核爆炸风暴，去摸清苏联首都周围预定的轰炸目标上还残留些什么，这简直难以想像。

他的想法在 1954 年 5 月 8 日被彻底击碎了。那个周六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朦胧地拂过伦敦西部连绵起伏的乡村时，奥斯汀和他的两个同事被召到临时驻地——菲尔福特皇家空军基地参加临时会议。他们身穿飞行服，以为又将开始一个普通的飞行日，空军司令官乔·普莱斯顿上校却将他们单独领到了一个装修简单的小会议室里。在那里，两个素未谋面的 SAC 上校：一位作战参谋，一位情报官，请他们落座，并带给他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那天，这三个飞行员得知，他们将要飞入苏联拍摄其北部边境的军用机场。他们将会远离盟国领空几百英里，并需依命令关闭无线通讯设备。如果他们被击落，美国政府将否认这次行动，也不会作出任何努力去营救他们。

当其中的一位上校在桌子上展开一幅窄窄的长条形的地图时，他们已明白，毫无疑问，他们将冒险沿着冷战时期最危险的前线飞行。在地图上，那是一条“长廊”，起自巴伦支海，向东南从苏联摩尔曼斯克港穿过科拉半岛和白海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而，即使在偏远的北极地区，也散布着苏联空海军基地和空军防御部

队。

这三个第91战略侦察联队的成员，凑身去看地图：九个军用机场被标在他们的飞行计划内。两位上校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拍摄这些基地，但奥斯汀揣测，肯定是SAC的战争策划者们需要了解关于目标的最新情报。领航员万斯·海维林审视这一窄条纸片时，他明白它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如果飞机在苏联境内被击落，他就得把地图搓成小球，并在他们被俘虏之前咽下它。

依照当时盛行的残酷的冷战法则，这是一次必要的情报搜集任务。美国必须经常修订战争计划，并监听苏联西北边境的警戒航线，以摸清它是否正在集结军队，准备突袭。了解那个地区的飞机状况也会有助于SAC确定如何对抗苏联空军防御部队，由此确保美国轰炸机能接近苏联腹地的轰炸目标。奥斯汀那架野心勃勃的RB-47E，六引擎喷气式侦察机，能以600多英里的时速在4万英尺的高空巡游，远在苏产米格-15战斗机的飞行高度之上——他们以为苏联驻于那个地区的侦察机是米格-15。上校告诉这些飞行员，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米格-17比米格-15飞得更高更快，可能足以拦截美国飞机，但这种新型战斗机仍在试验中，并且不可能在他们经过的区域被投入使用。

事实上，此次飞行计划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这次下注的结果极可能是奥斯汀和他的战友们命归阴曹，或是被投进西伯利亚监狱。一旦美机闯入苏联领空，它们能否再飞出来就毫无保证，这次飞行甚至还可能加剧美苏冲突。

根据国际法和战争原则，此次对苏联领空有计划的侵犯可谓侵略行为，极有可能会给克里姆林宫提供足够的理由，以实施对美的报复性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他需要严格控制美空军在苏联境内的飞行，并且坚持要求大多数此类行动都必须事先经他批准。在其任期内，他告诉五角大楼的高层文官和军事领导们，一旦苏联飞机侵犯美领空，他将以最快的速度向国会要求对苏宣战（没有任何其他消息能让他行动得更快）。

哈尔·奥斯汀，是土生土长的俄克拉荷马州斯威特沃特人，29岁，优秀的SAC战士，从事着不可宽恕的核战争的准备工作，他飞行技术高超，且视飞行如生命。奥斯汀被中校选入精英飞行组，帮助其他飞行员达到SAC规定的驾驭RB-47E的要求。这些飞机是新近用于侦察工作的。

1954年5月8日上午，奥斯汀检视了他的飞机，发现它很正常，非常适合此次冒险行动：后掠翼的机身，配有六个通用电气公

司生产的 J-47 引擎,每个都能产生 7 200 磅的推进力,最高时速 610 英里,最远飞行里程 3 500 英里,最高飞行高度 4 万英尺,是高空远距离侦察飞行的理想选择。

这种型号的侦察机并非用来携带炸弹,而是用来携带照相机的。机上配置了通常能容纳一颗原子弹的炸弹仓,用于存放照相机,以拍摄地面设施。机上的其他照相机将拍录下飞行中雷达的显示情况。这种照相系统不仅能让 SAC 了解到苏联在北极地区的基地和战斗机分布状况,还可以提供连续的雷达信号,有助于日后引导飞行员在夜间或恶劣天气里飞行时顺利到达指定地点。

和大多数 20 世纪 50 年代的轰炸机一样,奥斯汀的 RB-47E 武器装备也极简单。尾部装有两门大炮,只有当副驾驶员转过身正对着机尾时,才能遥控操作它们。侦察机飞行员都明白,这些枪炮是靠不住的,在对抗全副武装的灵活的战斗机时,这些炮火仅能提供微弱的保护。

奥斯汀走进位于机身腹部的升降口,通过一截短梯爬进座舱,坐到前排他熟悉的老地方。来自匹兹堡的副驾驶员卡尔·霍尔特坐在奥斯汀后面。他们中间隔着副驾驶员的驾驶盘。飞行时,他们将被飞行员座舱罩罩住。霍尔特下了一级台阶走进领航室,领航室位于机尾,无窗,塞满了导航设备,包括雷达荧光屏等,只有身边的一条狭窄走道能让他们在飞行中稍微活动一下。

奥斯汀发动引擎,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机侧倾在滑行道,等待控制塔下达起飞命令。上午 7 点刚过,飞机升空。里奇雷德那些整齐的小村庄尽收眼底,几场春雨过后的英国乡村青翠欲滴。飞机飞过流经牛津、蜿蜒东去的泰晤士河,继续向伦敦飞行。

那天,奥斯汀提前已与两位同伴商定好,由他负责引导飞越北海。飞行计划要求飞机在挪威海岸附近加油,然后从挪威北端继续飞行至摩尔曼斯克北部 100 英里处。那两个飞行员都以为,届时三架飞机将全部安全返回。

当奥斯汀到达位于挪威西南海岸的港口城市斯塔万格附近的约定地点时,第 91 战略侦察联队的运油机已恭候多时了。在进行了一段他已烂熟于胸的曼妙的飞行舞蹈之后,奥斯汀将飞机降至加油机下方,然后减速。加油机对准奥斯汀的飞机垂下长长的加油吊杆,探入 RB-47E 的贮油槽,输油管对接好后,几千加仑的喷气燃料就成功地被输进油箱里。

离开斯塔万格,奥斯汀沿挪威海岸向东北飞行了一个多小时,途经卑尔根和特隆赫姆,很快进入了北极圈。现在,欧洲最北部地

区已尽收眼底,这是位于世界顶端的大风肆虐的荒凉地带。在遥远的地球之巅,挪威、芬兰和苏联极不和谐地分布于巴伦支海岸,摩尔曼斯克距挪威和苏联边境不足 150 英里。

现在到了和同行的另两架飞机道别的时候了,海维林又查看了地图和飞机的航向,前方正是摩尔曼斯克。他把信息传给正将飞机右倾转向东南航线的奥斯汀。当飞机缓缓转向苏联内陆方向时,奥斯汀看到另两架飞机盘旋着,它们的飞行员和副飞行员都很不信任地望着他。奥斯汀紧张地等待着,看他的好助手杰米瓦伦丁能否恢复中断了的信号。然而,信号始终没能恢复,瓦伦丁已被奥斯汀出乎意料的行动弄糊涂了,他大感诧异。

几分钟内,苏联海岸线就进入他的视线了,同时他也越过了苏联领空与国际领空之间的无形的分界线。一路上,奥斯汀都小心驾驶,一路平安无事,但经过了一上午不留痕迹的飞行之后,飞机进入了一片新的气团,它的行踪就完全暴露了,晴朗无云的天空中清晰地留下长长的白色尾迹。苏军根本无须借助雷达系统就能看到一架不明身份的人侵飞机正朝他们飞来。

他们正高度警觉地等待着。奥斯汀并不知道,10 天前,三名英国同行,驾着临时驻扎在英格兰东海岸斯科尔索普皇家空军基地的 RB-45C,在苏联西部进行了一次夜间飞行。基辅周围的苏空军防御部队试图使用防空火力击落其中的一架,但没有成功。另两架虽然遭遇到苏战斗机的追击,但结果也毫发无伤地逃过一劫。莫斯科司令官们对此次失败的行动大发雷霆,命令整个空军防御系统提高警惕。

海维林打开所有的照相机,奥斯汀保持飞机平行飞行,滑行进入摩尔曼斯克,这个布满沙砾的海港城市是苏联在北极圈的主要渔业和海军中心。飞机正下方,分布着些船坞和苏联人为利用湾流末支温暖的不冻水在此荒凉之所建造的钢筋水泥大厦。苏联最先进的军事设施之一,塞维洛莫斯科潜艇基地就位于通向公海的一条狭窄入海口的不远处。

尽管刚在斯塔万格加满了油,奥斯汀还是依照指示,在到达苏联海岸附近时,将飞机升至 4 万英尺。由于重量和高度的限制,飞行速度降到了 510 英里每小时。在早晨听取任务安排时,考虑到在进入苏联领空后,有可能会失去速度方面的优势,奥斯汀曾对这个高度提出质疑。当 RB-47E 经过首批目标即摩尔曼斯克外的两个机场时,并未发现任何抵抗的迹象。但是当他们完成了对第二个基地的拍摄后,霍尔特注意到三架战斗机正朝他们飞来。那

些飞机渐渐接近却未作任何攻击。显然，他们是想爬上高空看清入侵者的真面目。

奥斯汀、霍尔特和海维林自信他们的高度和速度足以使自己免受攻击，所以决定继续执行任务。第一批苏军飞机飞回基地去了，第二批，接着第三批相继出现，但依然在美机下面掠过，处于射程之外。奥斯汀继续越过白海飞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拍摄下另外好几个机场。正在这时，又有六架战斗机出现了，迅速爬向他们飞机的侦察机。当它们越来越近时，奥斯汀断定前来的正是米格-17 战斗机。

奥斯汀命令霍尔特解开安全带，以便随时转身观察苏机的行动，并且调整好炮火，准备射击。霍尔特刚调好机炮，奥斯汀就看到圆形曳光弹在飞机上下划过。所有关于此机坚不可摧的幻想顷刻间消失了：“我们已被确认为敌机，他们随时可能会把我们击落。”他说。

他预测下一轮攻击目标将是他们飞机的排气管，便让霍尔特用大炮反击。这个副飞行员刚发射了两三枚炮弹，机炮就发生了故障。但这短暂的还击却也已迫使追踪者离开了美机后方的最佳攻击位置。但如果从侧面呈三四十度射击，苏机就完全可以击中或摧毁美机。

奥斯汀大叫道：“去他妈的 4 万英尺，我要下降了。”鉴于在此高度上，侦察机面对性能优越的苏机毫无防御能力，他决定降至 37 000 英尺，以提高速度。“我拉下了机头，”他回忆说。为了逃脱苏机的追击，他猛打那六个控制着飞机引擎的节流阀。

高度下降之后，飞机提速至每小时 550 英里，那时奥斯汀想，他可能已逃过了追击，便驾机转向下一个机场。当他正向左 45 度偏转时，一颗炮弹击中了左机翼顶部距机身约 8 英尺的地方，飞机剧烈颤抖起来。炮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把机翼顶炸出了一个锯齿状的大洞，机身前端的主轮井和主油箱也被击穿了好多个洞，最大的足以塞进一个足球。坐在机翼前端的奥斯汀和霍尔特虽然无法看到损坏情况，但当内部对讲系统突然被切断时，他们明白自己肯定是被击中了。一直试图赶上美机的苏机很可能是缺油了，当 RB-47E 加速时，它们停止了追击。海维林迅速推算出，侦察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机场正好位于他们飞向芬兰的出逃路线上，因此，奥斯汀朝着东南向此目标飞去，在拍下需要的东西后，他们就拼命地朝边界飞去。

飞到芬兰大约需要 20 分钟，最后经过的是卡累利阿那片苏芬

两国争夺了几个世纪的分布着湖泊、松林和木教堂的土地。在这些美国人进入芬兰领空之前,苏机在苏芬边界发起了又一次进攻。三架战斗机突然闯入视野:为首的在右侧与美机并行,距离近到奥斯汀能够看清那个飞行员的脑袋。有几分钟——在奥斯汀看来,似乎是永无尽头——这几架飞机与他们并排而行,美苏飞行员几乎可以彼此对视了。苏机一直追至他们进了芬兰领空后才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

机油将尽时,他们在英格兰附近启用了附油箱,奥斯汀决定靠它飞回费尔福德。当他停下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熄灭引擎时,看到特遣部队所有人都聚在一起迎接他们。他们已比计划的返航时间晚了90分钟。一位地面同事看到那个大洞,惊呼:“天哪,你们肯定是撞了只大鸟。”

第二天,瑞典国防部抱怨说昨日有几架飞机擅入该国领空。国防部的报告称,那些飞机都飞得很高,穿过瑞典向西进入了芬兰,身份不明。5月15日,赫尔辛基一家报纸报道说5月8日,在芬兰北部领空发生了一次空战,交战双方很可能是美苏两国。

美国空军坚决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坚持说美机从未到过该地区。满怀惊奇地目睹了奥斯汀飞向苏联海岸线的杰米·瓦伦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也不清楚奥斯汀和他的同伴下落如何。此次飞行后不久,当他和奥斯汀在费尔福德一家酒吧喝酒时,他仍然震惊不已。“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奥斯汀。奥斯汀呷着酒说:“永远别再让我碰到那样的事了。”

瓦伦丁不清楚具体情况,但他也不妨代表艾森豪威尔说,派老式飞机进入苏联收集情报实在是太危险了,必须找到更安全的办法。

甚至无须奥斯汀的这次冒险作例证,华盛顿也明白,美国必须加快行动,以发明收集苏军情报的新技术。1954年,39岁的加德纳是空军部长哈罗德·E. 塔尔博特的特别助理。全华盛顿没有人比他更粗鲁暴躁,也没有谁比他更担心美国会在洲际导弹和更小却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方面落到苏联后面。加德纳一贯孜孜不倦地支持加快生产美国自己的先进武器和侦察系统。当奥斯汀死里逃生的时候,加德纳正竭尽全力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加紧行动。

加德纳于1915年8月24日出生于威尔士加笛夫,12岁时移民美国,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后来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工程学,还是奥运级的水球运动员。他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商业学位后,先后在好几家工业公司工作,并于1942年签约到加州理工学

院做了研究所的一名管理人员。在帕萨迪纳精英学校,他首次涉足火箭设计——二战时曾为美国秘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效力。战后,他受雇于通用轮胎橡胶公司任高级行政官。三年后,即1948年,加德纳辞职创办了海肯制造公司,一家离南帕萨迪纳里玫瑰球场不远的电子和光学公司。

加德纳的精力充沛和无视权威是出了名的。到1953年他加入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时,他已被认为是冷静、刚愎自用的工程师、企业家和革新者,这可是名副其实。全然不顾来自空军统帅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僚们的威胁,他几乎是立即就开始了导弹研制计划,尽管这些计划组织欠佳,资金匮乏,而且通常被那些目光只盯着飞机,看不到空军有涉足太空之必要的将军们所忽视。身着剪裁考究的套装,胸袋里夸耀性地装着折叠手帕的加德纳,根本不屑于去说服那些扛三星的将军们,他也不想利用塔尔博特部长办公室的影响力来对抗反对派。于是,加德纳到五角大楼不久,就产生了许多关于他这个“婊子养的”“讨厌鬼”的谣传。

华盛顿一直搞不到苏联关于设计研制新式武器,包括导弹和喷气式远距离轰炸机的进展情况的可靠消息,这让加德纳忧心忡忡。和越来越多的官员一样,他也相信苏联很可能正在谋划对美国实施原子弹突袭。很多研究所提供的这种攻击很快就会变为可能的证据,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中那些清楚美国根本无力抵抗官员来说,这种威胁变成了强烈的恐惧。搬到华盛顿几个月后,加德纳看到空军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的关于美国境内SAC基地之弱点的秘密报告时,他所有的忧虑得到了证实。空军委托他们考察苏联核空袭对美国现有反攻击防御力量可能的破坏程度。根据对苏军事力量增长的最高估计,兰德公司预测1956年苏联如果对美国发动偷袭所带来的可能性后果。他们检查了高低空进攻路径,审查了美国雷达操作系统,计算出从监测到苏机到通知五角大楼所需的时间,以及抵御苏联轰炸机的第一套方案。

1953年4月15日发表的那份报告强烈地震撼了加德纳和华盛顿的其他官员。防御力极弱的SAC基地,连同它们那些集中的飞机、修理库、燃料库和飞行员营房都是核攻击的理想目标。如果苏联轰炸机在某个夏季周日黎明前攻击这些防御不力的设施,并作最大限度停留的话,可以想像,SAC基地肯定会遭受重创。报告指出:“敌人有能力用相对很低的代价破坏SAC主要的防御能力。”兰德公司预计,只需要用50颗原子弹,苏联就可以摧毁SAC2/3甚至更多的轰炸机和侦察机。

这个观点既明确又惊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有可能遭到外国攻击，而且在被打击之后根本无力反击，至少很难实施反击。即使是在二战时期最黯淡的日子里，当欧洲陷落纳粹之手，日本在太平洋飞扬跋扈时，美国大陆还依然能免于外部入侵或效果不大的军事打击。核武器和远距离轰炸机的出现完全消解了这种安全性。美国完全可能遭受一场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突袭。而这样的突袭会让人觉得珍珠港事件不过是场小游戏。

加德纳在震惊之余，立即飞往位于奥马哈的 SAC 总部面见最高司令官柯蒂斯·E. 勒梅将军。他还专程回了一趟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希望见见校长兼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李·杜布里奇。该委员会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成立于杜鲁门执政期间，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但他们并未想要去推动杜鲁门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新的科技尝试。虽然杜布里奇在美国科学界声名显赫，加德纳还是说出了他的想法。他的一个助手文森特·福特后来回忆起加德纳对杜布里奇所说的话：“你忘记了自己对科学和国家的责任，只会一屁股坐在华盛顿昂贵的办公室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做了那么多该死的无关紧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假以科学之名。”加德纳催促杜布里奇研究突袭的威胁性和国家的抵抗能力。他想要真实的报告：“给我真实情况，而不是华盛顿用来哄老百姓的那一套。”

加德纳的言语的可能有些过激，但他的分析是对的。苏联似乎正逼近美国，而政府却在误导人们，使他们过于相信国家的军事和科技优势。美国人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传统的军事和科学理念正迅速被新科技摧毁。喷气引擎轰炸机压缩了美苏之间的时空距离。两国的科学家都充分利用氢弹的爆炸力，开始研制更小且更适合洲际导弹运输的核武器。美苏的尖端火箭技术不久后即可生产出能在几分钟内打击远距离目标用的导弹。

到1954年，冷战威胁、军事科技发展和情报方面的巨大差距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掌握了核武器，美国还没有安全可靠的侦察敌方或评断其军事力量的方法，这正是滋生恐惧和动荡因素的土壤。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华盛顿过度地加大防御开支，造成国内建设和军备驻守资源的流失。自从1953年1月入主白宫，开战的可能性就一直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心上。更糟糕的是，战争的套索越来越紧，那怕是细微的误算或误解都可能会引发一场核战争。面对越来越深刻的恐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底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世界似乎正奔向灾难。”